

静静流淌
的岁月

刘昌民
著

悠悠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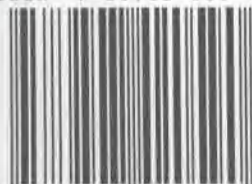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责任编辑

刘永强
汤四芳

ISBN 7-80742-059-6



9 787807 420590 >

ISBN 7-80742-059-6/1.42
套书总定价: 86.00 本书定价: 28.00 元

静静流淌的岁月

【悠悠岁月】

那挽留不住的岁月，静静地在我们身边淌过。人的生命没有停止，就会像河水那样，永远地往前继续走下去。我们在继续走下去的过程中，仍然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故事。我祈祷它，永远是欢欣快乐的故事。

刘昌民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静流淌的岁月/刘昌民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80742-059-6

I. 静...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6634 号

书 名: 静静流淌的岁月 + 悠悠岁月
作 者: 刘昌民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发 行: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百花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6 万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ISBN7-80742-059-6

邮政编码: 330006

电话: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刘昌民 1953年11月出生。籍贯江西临川桐源乡，1968年下放到江西共大冶城分校。1972年12月从吉林榆树县入伍。现任职于南昌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系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南昌市作家协会会员。



一九七五年摄于河南开封杏花村

心 祭(代序)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生中没有什么辉煌的业绩，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特别是父母生就自我长成的一副矮小的身材，站在拥挤的人群中会毫不显眼，走在熙攘的人流里也毫不引人注目，天生地就让人觉得十分普通。

我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和我的同龄同年代的人一样，有过很多的不幸落在了头上。我五岁那年赶上了大跃进年代，七岁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十岁时碰到社会主义教育砸祖宗牌子，十一岁卷进了文化大革命，十五岁随着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浪潮，迁校离家下到了农村。更不幸的是人生最最悲伤的三件事，在我的头上摊到了一件。在我五十二岁的那年春节，我和妻子好不容易为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致残的儿子，娶了一门亲。在我刚刚抱上了孙女，正享受着天伦之乐时，儿子撒手人世了，让我白发人送了黑发人。接着我的母亲因我儿子的早逝，过度悲伤而骑鹤仙去。所以，我在同龄同年代的人中，应该又算是最不幸的人了。

但是，我又觉得自己不普通，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三年自然灾害夭折了很多的人，在我的父母亲的操持下，我却幸运地生存了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我成为黑狗崽子时，我在姐夫的保送下，参军当了兵，实现了家人和自己都认为扬眉吐气的愿望。

在部队里靠自己的勤奋，在父亲尚是牛鬼蛇神的时候，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其中一分子。我觉得自己有了

信仰，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在事业单位里工作，庆幸自己没有下岗之忧。

我也曾经被幸运之神光顾过，年轻时有不少的女孩子曾经投来过“秋天里的菠菜”，曾经在人生的路上，得到不少“贵人”的扶持帮助。在老年丧子的悲哀中，儿子总算争气的给我留下了一个后代，一个非常漂亮的孙女。我还庆幸和妻子一起在丧子的悲痛中挣扎了出来，然后，互相的搀扶着抚育年幼的孙女，继续着自己的人生。

人生有很多的幸事，人生也有很多不幸的事。幸与不幸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幸可能会转化为不幸，所以，有乐极生悲之说。不幸可以转变为幸，因此，有坏事变成好事之谈。在幸事的面前，要居安思危，在不幸的事前，要开朗豁达。能为之时尽为之，不可为时，顺天意！

人们说：“知足者常乐。”人们又说：“不进则退。”我不知道应该听哪个的，我不知道该不相信哪个的。但我总是觉得别扭、很矛盾。我认为人总要有一点精神，人也总该有那么的一点抱负。不管是处于幸事之中，还是处于不幸之中，我倒认为应把自己的幸事与别人的大幸事比而不满足，应把自己不幸之事与别人大不幸之事相比较而不悲哀。

万事都得换位想，才能想转了，如果想不转就自欺欺人的认为是天意，而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人本身活着就很累，如果想不转就更累了，何必呢？！人是聪明的动物，但又是愚蠢的动物，往往你处于事情的当中，你就会去钻牛角尖，想不转。

每当我没有必要的应酬回到家里时，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端着妻子盛的饭，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再看到孙女因饱而不闹在膝前缠绕嬉戏，我总感觉到这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每当此时，我就会回想起一些经历过的事

情，回想起一些已过去的事。

人们说：“往事如烟。”确有同感，印象较深的事就能够记起来，印象淡的事就会如烟般地消散了，往事往往会随着经历者的老去而遗忘而消失。人们说：“回忆如酒。”回忆确是一杯酒，还是一杯很香、很辣、很苦、很醇的酒。它被尘封了十几年、几十年而在默默无闻地酝酿着。一旦打开了有点发霉，有点变形，有点破烂，甚至被据说是人类的远古亲戚，老鼠咬烂了的封条。那醇酒就会散发出让你心动回味的醇香、醇辣、醇苦，而久久地不能飘散。我庆幸自己有过很多平凡的经历，它犹如小小暗河潜伏在脑海里，一旦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它就像欢快小溪般潺潺地流淌。

我庆幸自己曾经经历过了那么多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往事，有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东西。回忆是一种寄托，回忆是一种乐趣，在回忆中细细地品尝回味。所以，我总是固执地想把那些曾经生活过的、曾经走过的、曾经为之过的、曾经努力过的、曾经……觉得值得自己留恋的东西和事情，把它回忆起来，用笨拙的笔记下来，能够有机会让别人看一下。哪怕是同龄人、同时代的人看了后，能勾起他们“我原来也是那杯活”的同感。哪怕是非同龄人看后，觉得“哏！值们那个年代是那样活的”感叹！我就会觉得我的冲动和固执，居然还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意思。因此，我用心来回忆过去的事情，用心来记过去的年月，用心来祭奠我与我的同龄人、同年代的人们所经历过的岁月，祭奠曾经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如烟往事。

我经过了慎重的斟酌，决定用心来写三本书。它们的名字叫：《静静流淌的岁月》，第一篇是《留痕岁月》、第二篇是《无悔岁月》、第三篇是《悠悠岁月》。

目录

心祭(代序)

木板宿舍里的故事	1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24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38
工人阶级,领导阶级	52
树大分枝,崽大分家	66
妻子生了儿子	81
视察的领导来相女婿	100
比过年的菜都要好吃	112
好人没得好报?	132
感悟生命的脆弱	142
偷鸡不成蚀把米	161
算计不到要受穷	183
不是天方夜谭	198
东方的嫉妒	216
与文凭无缘?	234
哪里不分贫贱	247
不是冤家不聚头	257
千里堤防溃于蚁穴	273
难做无米之炊	294
哪有猫儿不吃腥	309
子不教,父之过	324
真的好想再活五十年	346
后记	359

木板宿舍里的故事

市区里的某条路上，有妻子单位的一片宿舍区，也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的宿舍区。宿舍区里所有的房屋和整个宿舍区，都是坐北朝南。

宿舍区前面的路边上，有十几栋居民楼。楼里住的多是在五十年代城市建设中安置的拆迁户和六十年代街办人民公社的干部，楼均为三层砖混结构。其他的房屋里住的都是当地的原住民，这些原住民，大多数是菜农。这些菜农在城市道路的建设中，有的被征用了土地，因而被招工成了城市国营单位的工人。这里有些房屋的主人，在改革开放富裕后对房屋进行了改造或重建，有些旧房屋已重建成了四五层的楼房了。

因宿舍区前面有居民住房的原因，到这个宿舍区里去，只有两条巷子式的小路。西面的小路，只能勉强过一辆汽车；东面的那条小路，要稍微宽阔一些。

为了解决宿舍区里居委会办公的房子，八十年代后期，单位在进宿舍区的巷口，建了一幢每间二十多个平方米的砖混平房。据说，建这幢房子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杜绝当地居民蚕食和侵占单位的土地。

这片宿舍区原来的公地是比较大的，因单位管理房地产的科室领导换得太多太勤了，在每次替换科室领导和管理人员出现管理空隙的时候，当地挨着宿舍区住的居民，就会把原来房屋后面简易的围墙，拆除了后再往后推移，因此，蚕食了不少土地。每次换单位的主要领导，都要跟着换科室里的负责人和管理人

员，“一天君子一朝臣”，这是国营单位普遍存在的弊病。

因为宿舍区里的土地是公家的，谁也不会认真地去管理，谁也不会去为了公家的事而得罪人。何况，这些私人房屋里住的居民，有些还是本单位的职工呢！所以，蚕食就蚕食吧，反正不是自己家里的地，这样，就更加没有人去认真地管理了。

这片宿舍区里原来有六幢房屋，其中两幢是五十年代建设的那种木板地面、土瓦顶、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这两幢房子在宿舍区的西头，其中有一幢是单位的幼儿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改成了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那时单位上被打成“黑五类”的干部和工人，都被关在了这幢楼房里被管制了起来，那时父亲也被关在了这幢楼房里。我曾经偷偷地去给父亲送过酒菜，看到那些被打成了“牛鬼蛇神”的人就睡在地板上。

紧靠着这幢楼房的西面是五十年代省广播电台扩建安置拆迁户建的楼房。这幢安置楼房的后面，有一幢是单位上在六十年代中期建的砖混结构的三层楼房，另一幢是在六十年代末建的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

这幢楼房的东面是一幢七十年代初期建的青砖平顶的砖混结构的楼房。不知是什么原因单位上和宿舍里的人都叫它“扑克宿舍”。“扑克宿舍”与原幼儿园的楼房是平行建的，两栋楼房之间相隔的空地，就是那条进宿舍区里五米多宽的小路。

“扑克宿舍”和居民的私房之间有一条小路往东延伸，沿着小路弯弯曲曲地走五十多米路，就能看到妻子家住的叫“木板子宿舍”的平房了。

“木板子宿舍”是做在只有一条通路的巷子的最里面。

所谓“木板子宿舍”，是用杉木的边皮料锯成小板条后钉成的简易的薄木板墙壁，再在简易的墙壁上糊上和了一寸长稻草秸秆的黄泥巴，待黄泥巴干燥了以后，再粉刷上石灰浆，单薄简

易的木板墙壁就变得雪白且漂亮。所以，妻子单位上的人和宿舍里的居民，都叫它为“木板子宿舍”。那年代，很多的单位和老百姓家里，都是用这样简易的方法做住房的墙壁。

“木板子宿舍”，原本并不是宿舍。听单位上的老工人说，它原来只是一幢用木头搭的，人字大梁结构中间无墙的简易仓库。后来，单位规模扩大了，人员也增加了，很多职工都没有宿舍和房子居住。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就把原来的这座仓库改造成了简易的宿舍。“木板子宿舍”的木架、木柱、人字形的杉木大梁上，架的都是木头条子和椽子。木头条子和椽子上铺的是薄木板皮。薄木板皮上，盖着土瓦片。

简单地改造了一下，原来的仓库里做了简易的木板条子做筋的墙壁，把里面隔成了三四十间八个平方米左右的方格子小间。

“木板子宿舍”和别的平房结构是不一样，杉木做的人字形主梁，离地面约有六米多高房间的墙壁只有约二米五十公分高。房间的顶上，没有盖任何东西。

梁架下面，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是敞开的。从房间的里面，直接可以望见头顶上木头的屋梁和屋顶上的黑色瓦片和上面三米多高的空间，以及空荡荡的各种形状的杉木梁。

所有房间都是一样大的面积。我不知道当时的领导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考虑周全，把房间空荡荡的顶部都统一遮盖起来呢？像妻子这样的工作单位，把这样的屋顶统一遮盖起来很容易的，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这些改造后的房间，后来分给了住房十分困难的职工。职工们只有各显其能，在单位的道路建设工地上，或从自己工作的下属单位里，找来了一些旧毛竹、旧油毡、旧木板等，把分给自己住的房间的顶部盖实遮严了。所以，这些房间的顶部，是用各种

各样的旧材料复盖的，真是五颜六色各具特色。于是，这些房间，也成了一个个一样大小的方盒子了。

这些被改造了的房屋的西面，紧靠着某建筑工程公司医院的围墙，紧靠围墙是这所医院里的太平间。后来，住在靠围墙房屋里的职工，在单位的道路建设工地上捡了一些旧材料，把围墙利用起来搭盖了简易的厨房。

木板子宿舍，是约成“臣”字形状改造和布置的。“臣”字的中间隔断了的一字在这里是一竖到底联接上了的，应该属于室内走廊形式的一类了。“臣”字的左面，是一排一样房门的房间，“臣”字的右面，也是一排一样房门相同的房间。但右面一排中间的地方，留了一间的位置，没有被隔成房间而做成了堂屋及公用的通道。这间通道的两边，后来被我和邻居摆上了炉子，再后来，成了我和邻居家合用的厨房。

从这个预留作通道的堂屋里走出大屋子，是一块约六七十平方米大的场院。场院的東西两侧，是各三间一套无厨房、无卫生间的，与木板子宿舍同样结构的并且相连在一起的偏房。

偏房的南面，是一段围墙。围墙和宿舍之间，是从外面进“木板子宿舍”区里一条贯穿整个宿舍里的小路。围墙的外面，是一幢挨一幢的破旧的私房。“木板子宿舍”的场院南面靠围墙的边上，安装了一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这是宿舍区，居民们日常洗衣、洗菜和取水做饭的地方。

单位后来在大屋东面约四米多宽的地方，也就是“臣”字的顶头上，靠围墙边，又做了一排两间一套的、共有四套的砖木结构的平房。

从弯弯曲曲的小路，走进木板子宿舍的路口，左边的北面也是“臣”字的左面，靠某省建工医院的围墙边，搭建了一幢红砖红瓦的三间带厨房的平房。那是单位上在“文革”时期专门为原装

卸工出身的、一点文化也没有的革命委员会曹主任家里搭建的“官邸”。这是整个“木板子宿舍”区里结构最好的房屋，也算得上是对曹主任特殊照顾而建的干部宿舍。

“木板子宿舍”区里住了二十多户职工。从北面的进口处，也是“臣”字形大屋的左面往里数，第一家是曹主任家，第二家是老诸师傅家。老诸师傅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从边远的县里调到单位的。老诸师傅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对面是老姚师傅的一间房子。

老诸师傅除了大女儿是在县里出生的以外，其他的儿女是调到了单位上工作后生的。“臣”字形的顶上新做的一排房子里，也有一套两间的房子，是分给他家的。因老诸在单位机关工作，后来他的大女儿得到了照顾，进了单位。他的二女儿顶了他，三女儿和小儿子没有工作。

第三家属于在局里开车的老刘家，那两间房一直空着。老刘的工资关系一直在单位上，但在单位的上级局里给局领导开车。虽然没有什么职务，但只要单位上分房子，局里的领导都会为他出而。所以，他的家里有不少房子空着，没有人住，有一些由他出租或借给了别人居住。他家的空房子对面是兴盛家，兴盛是“文革”时期招工进单位的机修工，那是他唯一的一间房子。

第四家是和平家的，和平是六十年代当兵复员后分到单位上来的，对面的一间房也是他家的。

第五家是老甘师傅家，老甘师傅是单位机修厂打铁的工人，他是五十年代从南昌市郊的农村里出来参加工作的。他的房子是并排两个房门进去连通在一起的四间房屋。

第六家原是单位上的陈副处长家，一个房门进去两间的房屋。他是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后，被“造反派”强行搬到这里来往的。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后，他家里就搬到别的新

楼房了。这两间房屋，后来就分给了做纠察、守大门的老慈师傅了。

第七家是后来从单位上分出去在另一个单位上工作的腊根师傅的家。然后，再往东排过去，就是跟腊根师傅同样情况的张师傅、老艾师傅、结巴子、老伍师傅和原“造反派”头头余某的家。

老甘师傅家的对门，有一间房间是我岳父家的。在我的儿子出世后，我的岳父就把这房间给了我和妻子住，也就成了我家的房间了。紧挨我住的这间房子的是那条堂屋通道。

我住的这排房子里，还有老姚家。老姚在“木板子宿舍”里只有一间房子，他主要的房子是在“扑克宿舍”里。

前排偏房的第一家是旺生的家，他家隔壁的第二家是老罗公公的家，第三家是我的岳父家。后排偏房里的第一家，是黄工家，接着是小李拐子家和火旺家。后面的那排新做的房子里，分别分给了丰生家、细凤家和老诸家。结巴子师傅在那幢房子里，也有两间房。

这就是“木板子宿舍”里的二十多户人家。这二十多户人家，就数曹主任的文化低，也要数曹主任的个子矮小，但也属他的官职最大。文化最高的是黄工，他是大学本科的工程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其余的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工人，他们的中间有竹蔑工、锻工、沙泥工、泥工、普工。哦，老诸师傅是机关的采购员，算得上是一个干部。丰生他也是妻子单位机关的干部，不过后来调到别的系统了。当然，在这以后的岁月里，“木板子宿舍”还是出了一些干部和以工代干的干部的，他们都是那些工人的子女。

这些住在“木板子宿舍”大屋里的人家，有的家里有三间房，有的有四间房间，有的只有一间房。说实在话，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生产一线的工人，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家的子女在以后出了几

个以工代干的干部，但真真的、实实在在的还多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们。

曹主任原来是单位上汽车队装卸班里的一个普通装卸工，只有一米四几的个子，而且是痢痢头，还十分好酒。家里如果买了一瓶白酒，无论如何他都要想办法找一个借口把它喝掉，否则，他就会口里寡淡无味、坐立不安。

但是他的酒量又不是很大，充其量也只能喝下二三两白酒，再多喝一点，那一定会喝醉的。每当他端起酒杯来，他喝酒都要喝得稀里糊涂人事不省才会觉得舒服。他如果喝醉了酒，这时你去找他办什么事情，他都会非常痛快地答应你。有不少人掌握了他的这个特性，所以在需要找他办事时，都会特意在他喝醉了酒时去找他。

他有的时候喝醉了酒也喜欢装疯，但不像有些人那样喝醉了酒，就借酒装疯打人，或做一些让人觉得有些过火的事情。他从来不这样，也可能是他个子矮小身体单薄的缘故。他在喝醉了酒时，就是喜欢沙哑着他那有些特点的嗓子，大声地喊叫着唱歌或唱我们本地的采茶戏、赣剧和野曲子。他每次在唱一个剧种的唱词时，只会唱上那么短短的几句，且每次连短短的一段也唱不完全、唱不下去。

住在“木板子宿舍”里，就像我儿时住在小街上一样门对着门、户对着户。何况又是在那简易得再也不能简易的木板子墙壁内。所以，谁家晚上稍微有点动静，整幢“木板子宿舍”里的家家户户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

所以，在“木板子宿舍里”住的所有的夫妇们，在周来的晚上想做那一档子事情，都要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像做贼那样悄悄地进行。要不第二天那些坐在家中吃了饭没事干的家庭妇女们，就会围坐在一起避开事主的主妇，在一起夸张地议论起来。